

YI WEN YI SHENG

云 五——著

—

他的无心之失，

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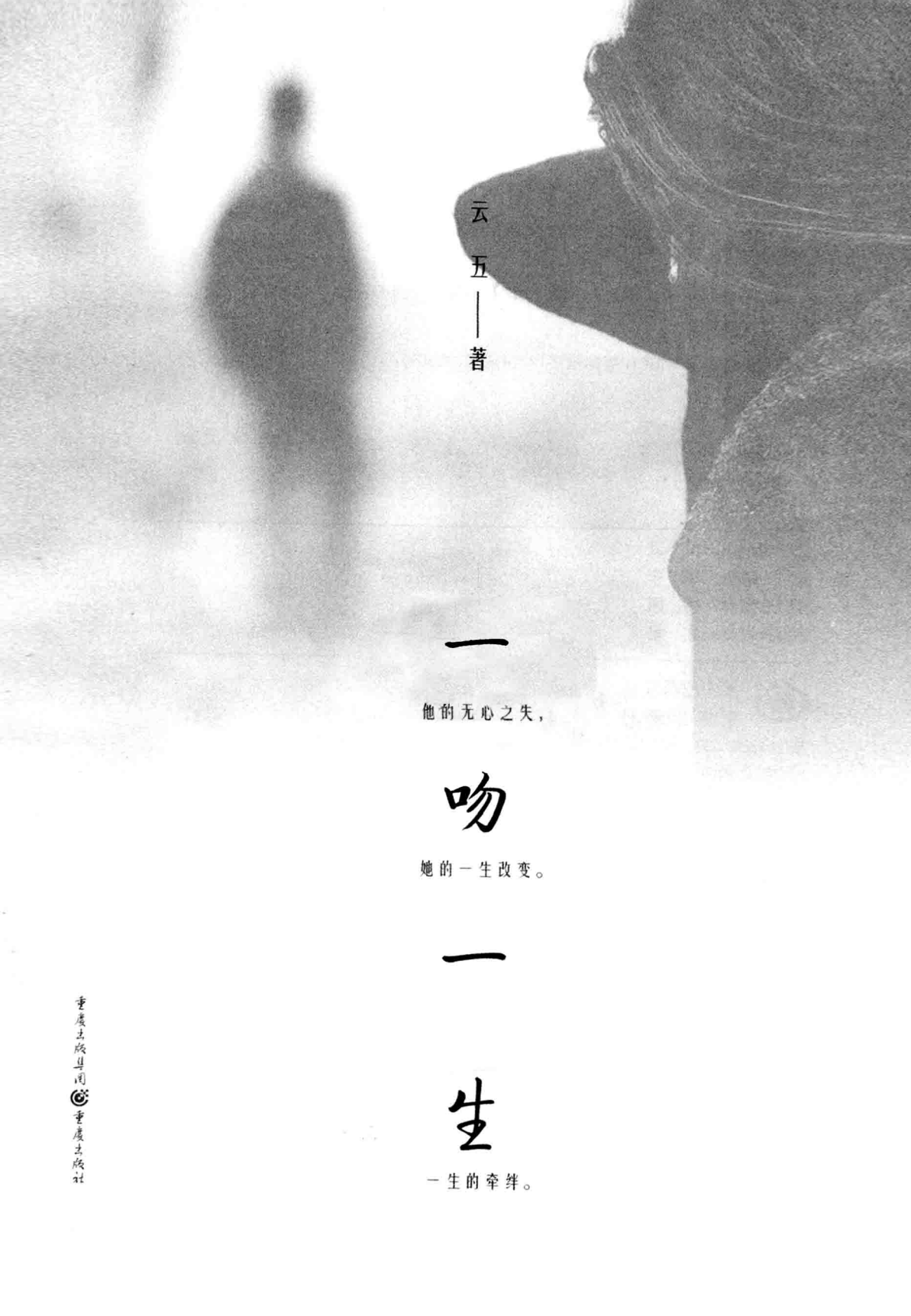
—

一吻的纠葛，

生

一生的牵绊。

重庆出版社
© 重庆出版社



云
五
——
著

一
他的无心之失，

吻
她的一生改变。

一
生
一生的牵绊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吻一生 / 云五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4. 9
ISBN 978-7-229-07844-7

I. ①一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9265号

一吻一生

YI WEN YISHENG

云 五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袁 宁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装帧设计: 之 易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4 字数: 200千

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7844-7

定价: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** 梨涡浅笑 / 001
- 第二章** 月色清圆 / 009
- 第三章** 她爱不爱他他爱不爱她 / 019
- 第四章** 希波克拉底的誓言 / 029
- 第五章** 我不是天使 / 037
- 第六章** 最熟悉的陌生人 / 045
- 第七章** 如果下一秒世界崩塌 / 055
- 第八章** 泰美斯女神 / 067
- 第九章** 三年之期 / 079
- 第十章** 梦中未比丹青见 / 091
- 第十一章**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/ 103
- 第十二章** 两个寂寞 / 117
- 第十三章** 树叶是飞翔或坠落 / 127
- 第十四章** 旧梦不须记 / 139
- 第十五章** 舍不得，一程一程的纠葛 / 151
- 第十六章** 深知心在情常在 / 161
- 第十七章** 人生别久不成悲 / 169
- 第十八章** 你的未来 / 181
- 第十九章** 败给时间还是爱情 / 193
- 第二十章** 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 / 201

第一章
梨涡浅笑

裴知味没想过会和伏苓纠缠这么深。

周六早上从伏苓家开车出来，堵在路上，裴知味心里琢磨着，是时候疏远伏苓了。

第一次见到伏苓是在袁锋的项目组年会上。袁锋是裴知味的远房表弟，标准的工科宅男，除在家打游戏，也就参加一点公司组织的活动。袁锋说你一个人过周末多无聊，不如一起去吧。裴知味懒得动弹，说你们公司的人我又不认识。袁锋说没关系，今天是项目组的小年会，你勉强也算个家属。

表姨总说袁锋为人太老实，要裴知味多看着，他平时工作忙，难得尽“兄长”之责，听袁锋这么一说，便穿戴整齐一起去年会。

袁锋供职的南方电讯是一家颇大的科技企业，究竟做什么，裴知味从来没闹明白过。有一次袁锋指着家中路由器上的Logo说：“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。”裴知味噢了一声：“你们公司做路由器的。”袁锋说不是。后来袁锋换手机，手机上也有公司Logo，裴知味又问：“那你们公司做手机的？”袁锋说也不是，解释了很久，裴知味还是没弄明白。他学医袁锋学工，隔行如隔山，最后他想，

那就是家科技公司吧，袁锋的说法是：“你在市面上见到的那些通信器材，我们公司基本都生产，不过那些不是核心业务，我们的核心产品，都是给企业级用户的。”

难怪袁锋经常周末去给客户“修网络”，裴知味问他：“你跟电信来家里装宽带的工人干的活差不多吧？”

袁锋很郁闷地纠正：“都说了我们不是做个人用户的，我们的客户都是大公司！”

裴知味恍然大悟：“哦，你是给大公司装宽带的！”

袁锋每次都被他气得直翻白眼。

裴知味起初觉得袁锋的公司很“抠”，老要周末加班，还不算加班费，袁锋反问：“那你们医院不也半夜叫你去手术吗？”

“那能一样吗？那是人命！”裴知味想不通没加班费袁锋怎么还这么勤快，后来才知道，因为叫袁锋加班的是伏苓。

伏苓和袁锋同一条产品线，伏苓做售后，一般小问题就按照流程给客户解决了，大问题就得找技术部门，袁锋就是技术部门的。

裴知味问袁锋：“她怎么老找你呀？”

袁锋嘿嘿一笑：“大家关系熟嘛，就帮帮忙咯。”

到年会上那么一转，裴知味就明白了。伏苓专找袁锋去加班，不是因为“关系熟”，而是因为袁锋同组的技术人员多数已成家，有的还带着孩子，没结婚的也有女朋友。伏苓支使不了别人，也就只能使唤袁锋。

袁锋所在的这条产品线有五六十人，伏苓在售后部门，手下带三个人。裴知味顺着表弟的视线看过去，那是一个长得小巧玲珑，为人似乎也很玲珑的女孩，到哪里都在笑，走路在笑，说话也在笑——笑起来的时候，唇角两畔点出小小的酒窝，衬出和她熟练交际所不相称的天真和单纯。裴知味的目光在伏苓和袁锋间逡巡，三分钟后做出诊断——别人把你当傻子呢，只不过是没钱的傻子，只

好让你卖力气罢了。

年会活动很热闹，演完节目后抽奖，按入场时的号码，裴知味抽到一个抱枕。奖品是伏苓笑眯眯发下来的，一个绿色的猪，裴知味掂掂那抱枕，也没看出什么好来。他余光一瞥，却见袁锋瞄着他手里的抱枕，眼睛都绿了。裴知味想，今天晚上袁锋得搂着这抱枕睡觉了。

看他眼含鄙视，袁锋忙解释：“愤怒的小鸟里的猪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袁锋掏出手机，展示给他看，这是近年手机上极火的游戏。不一会儿伏苓回来，轻皱着眉跟袁锋抱怨：“还想私吞一个大红鸟呢，结果被老杨的儿子抢走了。”裴知味看袁锋通完一关，也想不明白这种游戏有什么好火的。

抽完奖后吃尾牙宴，袁锋坐在伏苓右手边，裴知味又坐在袁锋右手边——当然不是巧合，这是袁锋觑准时机入座以确保自己能坐在伏苓身边的。伏苓敬完酒后，低下头来和袁锋说些什么，裴知味听得分明，伏苓是教袁锋去和几位领导敬酒。裴知味因为要开车没喝酒，冷眼旁观小表弟春心乱冒。

筵席散后有同事拉袁锋去玩三国杀，裴知味兴致缺缺，便说：“那你待会儿自己打车回家吧。”下楼取了车出来，正好瞧见伏苓探着头等车，可惜这城市到了八九点的工夫依然是车水马龙，来来往往一辆空出租车也没有。

裴知味靠边停车，摇下车窗问：“伏小姐，你去哪里，我送你一程吧。”

伏苓愣了一愣，四下张望，果然没有空车踪迹，踌躇着问：“你是袁锋的……”

“表哥，”裴知味亲切道，“上来吧，得等好一会儿呢！”

“那……谢谢了，”伏苓不好意思地笑笑，“你贵姓？你

是……袁锋那个做医生的表哥吧？”

裴知味点点头：“我姓裴。”

伏苓上了车，告诉他地址，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：“裴医生哪一科的？”

“外科。”

“哦……那，做手术吗？”

“做。”裴知味笑道。

裴知味从车镜里看到伏苓又是一怔，她下午到晚上都是笑语盈盈的，大方却不张扬，听他说到自己的职业，忽然沉默下来。她脸上神色有些复杂，双唇微微张着，望着前方发愣，半晌后回过神来，仓惶笑笑：“真不错，裴医生你胆子肯定特别大，我看到血就犯晕。”

伏苓脸上那种神情，裴知味其实很熟悉，每次别人听说他是外科医生，还是拿手术刀的，常常会有短暂的失神或发呆，尤其是未婚女性，尤其是大龄未婚女性。

外科医生，还上手术台的，意味着什么呢？

通俗来说，意味着有钱。

更何况裴知味还很年轻。

裴知味没忍住努努嘴，脑子里这么转了一圈，余光再瞥向伏苓时，发现她居然靠在副驾驶座上，微合着眼，似乎睡着了。

她脸颊红红的，大约晚上喝多了酒，车里又闷。

不知为什么，几次等红绿灯的时候，裴知味都忍不住撇头来看她。路况好的时候他也忍不住侧过头来，车内灯光昏黄，洒在她酡红面颊上，竟流露出几分妩媚。

几次三番后裴知味终于找到原因——睡着时的伏苓太安静，和平时袁锋口中的伏苓，以及下午年会活动上的伏苓，都太不一样了。

长长的刘海分向两鬓，到耳边微微卷起，她睫毛也长长的，

在眼下投出淡淡的阴影，鼻尖微翘，唇瓣微红，小小酒窝也若隐若现……裴知味喉头一动，忍不住咽了咽。不知是他眼力太好，还是车里的灯太亮，连她面颊上的细微绒毛，似乎都清晰可辨。

到伏苓小区门口时，裴知味停下车，轻轻叫了声：“伏小姐，到了。”伏苓没醒，他又叫了两声“伏苓”，她只抿抿唇，似乎嫌睡姿不舒服，扭了扭身子。他再出声，她便惊醒过来，看裴知味正盯着她，极羞窘地笑，手抬起来捋刘海，正好避过他灼灼的视线：“啊，这么快就到了，不好意思……”

不等她开车门，裴知味径直将车开进小区：“哪一栋，怎么走？”

“你把我放下来就好了，没有几步路。”

“没事，反正也没几步路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，真不好意思……啊左转，左转……”

他送伏苓到楼下，顺口问：“你们公司不是有员工宿舍吗？听说条件还不错。”

舍公司福利宿舍不住，专门出来租房，不会是已经有男朋友了吧？裴知味心里想，那袁锋的殷勤，不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？

“我喜欢清静，不住宿舍的公司也有租房补贴。”看他不像赶时间的样子，伏苓又问，“谢谢裴医生，你要不要……要不要上来喝杯茶？”

裴知味凝望她半晌，眸光陡然加深，伏苓似乎也意识到什么，又不好收回刚出口的话，只好低头笑：“谢谢裴医生，今天真麻烦你了，要不是你送我回来，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，那我就不送你出——”

“好。”裴知味一瞬不移地盯住她，“正好我想上个卫生间。”

电梯间里伏苓僵着身子，如临大敌地盯着楼层指示灯。裴知味

心里好笑，他知道有些女人很善于用这种局促来体现一种别样的纯真和妩媚，该死的是，他居然真觉得她这局促不安的模样，有点纯，又有点媚。

卫生间里只有一个人的牙刷漱口杯，毛巾也只有一套，没有剃须刀，没有刮胡水……没有男人常住的痕迹。

出来时伏苓正站在饮水机旁，拎着一只马克杯，犹豫地问：“你喝什么？我这里只有水、速溶咖啡和茶……哦这杯子没用过，”她又不好意思地笑笑，“我没事老喜欢买些杯子，看见漂亮的就想买。”

那杯子是还不错，素白的底，画着蓝色的海豚。伏苓已脱下外套，里头是件圆领粗线毛衣，黑色长靴脱了，穿着毛茸茸的大头拖鞋，毛衣往下是深蓝色及膝裙。

屋子里的陈设也是如此，素素的，装饰并不多，零星用作点缀的一两件物事，细长的花瓶，木制的鞋架，手工的抱枕……都温馨得很。

裴知味蓦地觉得屋里空气怎么也这么闷，伏苓的面颊还有点红，而他已觉出热来。

“水就好。”

她走过来，把水杯端给他，人却站在旁边不动，不知是想坐下来，还是要赶他走的意思。

伏苓忽然打了个酒隔，猛地咳嗽起来，像被呛着了。裴知味把已递到嘴边的杯子又递给她，轻拍着她的背，让她坐下来，递水给她喝。她喝了水，仍停不住咳，不好意思地笑：“对，对不起，最近有点，有点，天气老反复……”

她咳嗽时有点喘，空气里弥漫着轻微的酒意，裴知味记得自己晚上没有喝过酒，可为什么感觉这么醉呢？那轻微的喘息就在耳旁，他几乎未加思索地低下头来，笑说：“我教你一个方法止

咳。”

伏苓偏过头来，眼神里透出点茫然，已有些醉意。

只是一个吻，这不算什么……

不晓得什么时候，她开始搂住他的脖颈，呢喃了一句：“你身上味道好熟。”像猫一样往他怀里蹭，贪恋地嗅着他的味道。

味道好熟？裴知味忍不住笑起来：“很熟，嗯？”裴知味不用古龙水，他确信自己身上除了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外，不会有其他味道。

没有人会喜欢医院消毒水的味道。

然而这句话打动了裴知味。

他决定要对她好一点，忍住那突如其来的，让自己都惊诧的欲望，抱着伏苓进了卧室。

裴知味有点洁癖，比如床单每周至少换一次，睡觉前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，哪怕刚做完一场七小时的长手术，也不能忍受自己倒头就睡。这一点他恨透了袁锋，自从袁锋搬到他新买的那套两居室里，他就不得不接受至少有一间房常年像狗窝的现实。

今天难得的例外了。

他发现自己也有点贪恋伏苓的味道，用伏苓的话说，“味道很熟”，像是一种与生俱来要让他沉醉的味道。伏苓大概累得很，蜷在他怀里很快睡着，呼吸均匀，唇角旁小小酒窝，引人深陷。

她肩膀窄窄的，光滑而白皙，裴知味微合上眼，忆起她白天里巧笑倩兮的模样，她笑起来很好看，也会打扮，穿着得体。

伏苓被他闹醒，迷迷糊糊的，在他怀里蹭着，一手拍在他脸上，很不耐烦地呢喃：“猪头别闹了。”

猪头？

裴知味浑身肌肉一紧，猪头是谁？

裴知味当然知道情侣们热恋的时候什么肉麻的叫法都有的，

尤其在医院，那些陪男友吊瓶的姑娘们，那些陪女友开药的小伙子们，恨不得缝针变成连体婴，一分一秒都舍不得分开，小猪猪大笨熊大师兄小猫哥宝宝哥贝贝妹能让他把隔夜饭都呕出来。

可猪头是谁？

肯定不是袁锋，但也绝不会是他裴知味。

浑身的血液冷却下来，手机铃铃铃地响起来，是袁锋：“哥你还没回家？”

“马上。”

裴知味盯着茶几上伏苓喝了半口的马克杯，他端起来，杯口上伏苓抿过的地方，有一圈极淡极淡的唇膏印。

他心里做着极煎熬的斗争，权衡再三后，掏出便笺本写下名字和手机号，塞到伏苓的钱包里。

第二天恰好急诊部转来一个重症病人，从手术台上下来，裴知味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去翻手机，没有未接来电。他想也许伏苓需要一点时间考虑，然而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……一直到春节放假，伏苓也没有电话打来。



第二章 月色清圆

裴知味考虑过找袁锋要电话，犹豫了几天没拿定主意，奇怪的是袁锋一连数日也没提起过伏苓，他整个人像打蔫的茄子一样，衣服都堆在洗衣机里也不洗。裴知味忍无可忍，推开袁锋的门准备揪他出来洗衣服，发现他开着电脑打游戏，人却一动不动地盯着屏幕，也没有操作键盘或鼠标。裴知味捂着鼻子走进来，发现屏幕上袁锋玩的战士早被人打死了。裴知味在他头上敲了两个栗子：“发什么呆？一屋子馊味，连洗衣机都是馊的，你再不把衣服洗了明天给我睡天桥去！”

袁锋往按摩椅上一靠，盯住裴知味的目光难得地“复杂”了一回：“哥，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勇一把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不能坐以待毙。”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不等袁锋回答，裴知味已揪着他衣领，把他拎到客厅，“把衣服洗了，我要用洗衣机！”

袁锋先忘了放洗衣粉，后又发现一件衣服掉色没拣出来，手忙脚乱一阵后，又无头无尾地问：“你跟嫂子怎么还不结婚？”

裴知味越发狐疑：“她什么时候成你嫂子了？”

袁锋口里的“她”是邵明明，裴知味同院的女医生，本省妇科第一专家，货真价实，不是小广告上那种专治不孕不育无痛人流的。裴知味交过的女朋友们的共同点是身材高智商高情商高，邵明明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可这邵明明却不是裴知味的心头好，是裴母一哭二闹三上吊硬拉给他的。

“那你也不能老拖着，”袁锋的注意力转到裴知味身上，“你不急，明明姐怎么也不急呀，她明年就三十了。”

“你关心这干吗？”

此言一出，袁锋想起缘由，顿时又蔫了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伏苓过年回家相亲了。”

裴知味心里也是咯噔一下，口上却说：“她相亲关你什么事？成了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，今天我们聊天她吐槽呢，说相亲遇到极品，大过年的跑到麦当劳跟她大讲特讲女孩子该怎么勤俭持家。”袁锋极不以为然道，“她们家这都从哪里物色的对象？太差劲了！”

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伏苓当然看不上这种人啦，可是万一被家里逼急了，又恰好相到一个还可以的对象——哎呀，我得赶紧行动！”袁锋急得心急火燎的，“问题是，怎么行动？你谈过这么多次，传授点经验怎么样？”

裴知味不动声色：“你确定喜欢她？”

“我一直挺喜欢她啊，”袁锋诧异地望他一眼，又有点苦恼，“就是不知道怎么追，要是被拒绝了，以后同事间多尴尬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要再不行动，没准她就随便嫁人了！是不是兄弟，是兄弟的就传授点经验！”

“我没追过，都是别人追我。”裴知味毫不留情地从精神上给

予袁锋致命一击，留他神情痴呆地晾衣服，自己退回房间，却也满腹疑窦。

原来伏苓想结婚，那她到现在还不联系他，就更奇怪了。

到第二天上班他还记挂着这件事，邵明明打来电话，提醒他不要忘了晚上的约。他和邵明明的约会都是很有计划的，按照两个人的值班表挑空闲时间定期吃饭，吐吐工作上的苦水，一个月看一次电影，或听一次音乐会。今天晚上市剧院有昆剧团的表演，他和邵明明都没有对什么事情特别有兴趣，也没有对什么事情特别没兴趣。

裴知味立在窗口吹风，让自己醒醒神。确定已经把那株茯苓草从脑海里连根拔起后，裴知味便下楼准备到三楼去找邵明明。

看到伏苓的那一瞬间，裴知味几乎要怀疑这是否出自幻觉，在三四楼间的楼梯口，他下楼，她从洗手间出来。他目不转睛地盯住她，她却视若无睹，目光毫无停留地从他面上扫过去，径自往三楼走廊深处走去了。

裴知味跟着伏苓的脚步，她病了吗？她停在内科门口，快到下班时间，看诊的人却一点不少，他看见伏苓低头跟旁边的一位老太太说些什么，又掏出手机看时间。裴知味略一思忖，走上前问道：

“伏苓？”

伏苓没料到他会主动跑过来打招呼，愣了一愣，没说出话来，旁边的老太太看裴知味一表人才斯文谦和的模样，笑问：“苓苓，你朋友？”

“呃，认识，”她抬头时已准备好笑容，“裴医生原来你在这家医院。”

裴知味点点头，笑问：“伯母吗？”

伏苓笑容淡淡：“我妈最近头痛，睡不好，我带她来做个仔细检查。”

邵明明个子高智商高外情商也很高，明白裴知味的意思后风度保持得很好：“我知道了，晚上开车小心，拜拜。”

她以前是说再见的，这次说拜拜。

这一晚月色清汤圆凉如水，裴知味循着记忆开车到伏苓住的小区，看今天的样子，伏苓是本地人才对，那怎么又不住家里？不对不对，裴知味想起前年袁锋托他买火车票，好像就是替伏苓买的……裴知味越想越糊涂，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竟和伏苓这个人一样，变作一个谜团，像雪球一样在他脑子里越滚越大。

四楼的灯没亮，伏苓还没回来。裴知味倚着车门，惶惶间不知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，又为什么来这里，想要达成一个什么的……什么都没想清楚，他和邵明明一分开，第一个念头竟然就是来找伏苓。

伏苓，女，供职于南方电讯，其他信息一概不知。

也许二十六岁。

裴知味就这样倚着车门，静静地看着月亮，静静地看着伏苓踏着夜色回来。

仍是下午那身衣服，卡其色的大衣，黑色短靴，衬得她整个人轻盈袅娜，虽然……她自己也许并未察觉。

看清是裴知味后，伏苓停下脚步，皱皱眉，又走近两三步，神色戒备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裴知味笑容恬淡：“我今天晚上看了场昆剧。”

“噢，裴医生果然格调高雅，我们这种俗人，就看不懂这些东西。”

“有字幕，头一次看也能看懂。”裴知味目光陡深，“今天看的这场叫《墙头马上》，男主角和我一样，也姓裴。”

“哦？那他也是个斯文败类吗？”

“对呀，他和女主角初见面就私奔，后来发现两家原本就订过